

贾平凹名作评点本

野莽 主编

土门

评点
本

贾平凹 原著
穆 涛 评点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名作评点本

野莽 主编

土 门

评点本

贾平凹 原著
穆 涛 评点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土门:评点本/贾平凹原著;穆 涛评点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9.11

(贾平凹名著评点本)

ISBN 7-5354-1943-7

I. 土…

II. ①贾…②穆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1340 号

策划编辑:周百义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责任编辑:周百义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封面设计:何永妍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85443721 传真: 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 430022)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@public.wh.hb.cn 传真: 85443862

印刷: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7.875 插页: 3

版次: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85 千字

印数: 1—6000 册

ISBN 7-5354-1943-7/I·1475 定价: 12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评点本总序

贾平凹

出版社计划出版《浮躁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的评点本，我感到了意外，因为目下的图书市场并不景气，而这几部作品中《浮躁》初版数目虽不大，却连续再版过十余次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初版皆数量颇大，再加上各有盗版本四五种，真担心即便评点还有人去购买阅读吗？更惶恐的是我的作品能经得起评点、值得评点吗？

来约稿的吕华先生和野莽先生，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不但是优秀的出版工作者，又本身是出色的翻译家和作家，多年来翻译和协助翻译了我许多东西，他们一再向我申明国内外图书市场情况，说这项工作如何有意义，且曾先后接收过一些人寄来的这些作品的评点本，可以在收到的评点本中挑选和重新组织评点人员，决心很大，效果预想不会太差。于

是,我同意了。后来,因种种原因,这套评点本的出版事宜又由长江之滨的出版社接过去了。这就是这套书出版的全部内幕。

《浮躁》初版于一九八六年,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、《高老庄》则都是写作出版在九十年代。《浮躁》是农村题材,写法上与后边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,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是和《废都》为一组的城市题材作品,而《高老庄》又是农村题材,但写法上与《浮躁》不同,也与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不同。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,我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,关注和忧患今日的中国是作品的内核,寻找和实验更能体现中国作家的写作形式使我的写作热情不减。

这些书出版后,它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,可以说《浮躁》和《高老庄》社会反响是强烈的,而《白夜》、《土门》皆因《废都》的巨大阴影,受人评说虽多但能公开说出来的很少。我向来除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外,对一切都缄口不语,包括对文学上的争论和文坛上的是非。至于我的文学观,譬如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,对如何以诗意进入现实生活,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,对西方文学的境界的趋同和民族形式的认识,对怎样建立在汉文学基础上的新的写作等等,我喜欢在每部长篇的前言或后记中说我要说的话。这些话既然已经说过,恕我在此不再啰嗦。

我在这里要说两点:

一、感谢出版社肯以这种形式出版这四部长篇,它们的出版可以使读者集中读到我的长篇,以此抵制社会上的一些盗版本。现市面出售的《贾平凹小说全集》、《贾平凹短篇小说集》,都是不法书商私自编选印行的,将数部长篇编那么一大厚本,字迹奇小,错误百出,是对我的糟蹋也是对读者的糟蹋。

二、参加这次评点的肖云儒、费秉勋、孙见喜、穆涛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、教授和作家,他们有兴趣作这项工作,并十分地严肃认真,着实让我感动,向他们致以谢意。而还有一些先生,他们是自发的评点者,

譬如兰州的陈泽先生和湖北的董子竹先生,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社选中了别的评点本,这令我感到很遗憾,我感谢着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,向他们敬礼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大堂

评点本的由来

野 莽

去年秋天在西安古城,与平凹和他的文友们相聚几日,感慨颇多。自古文人相轻,平凹他们却是相亲,大家去一处吃饭,其中一人环顾左右,发现少了一个,便掏出手机嘟嘟地拨号,通了就说,你咋不来?说罢关机。果然眨眼工夫,那人就风尘仆仆地来了。呼的人多半是穆涛,被呼的多半是孙见喜。还有一个方英文,和平凹一起凑成四个,吃饭一桌,打牌也一桌,创作是不谈的,与文学崇拜者们的设想简直大相径庭。见面却都攻击平凹的新作,你那里头的那个球人,不是去年一起喝酒的×××和×××合成的么?平凹说,你咋知道?穆涛、见喜、英文说,我

们咋不知道？看把人家作贱的！四人便大笑，平凹默着，想那人是怎么进小说的。

毫无疑问，幸运的平凹在中国拥有最多的读者群，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，从女大学生到男打工仔，北京人爱看平凹的新作，陕西人则爱讲平凹的闲话。我住在西安的城市饭店，晚上出去逛街，进一面馆，老板娘是一老一少，似是婆媳模样，墙上挂着当地名人所赠的字画，字画下有各样面食的品牌和定价，其中有一样湊子面，我便问，贾平凹写的王观我喜欢吃哨子面，是不是这个？少的老板娘说，平娃子写错了，面里要是哨子，吃起来不是呜呜地响么？又问，湊，那不是喂猪的？老的老板娘说，你吃一碗，看是不是喂猪的！少的老板娘应声就端上一碗，看我边吃，她边诉说平凹离婚的故事，说得气忿忿的。翌日我给平凹打传呼，坐台小姐问，先生请留言。我就留言：请贾平凹回话。小姐忽然锐叫一声，呼贾平凹？又惊又愣还有点吓，好像西安谁都能呼，唯有此人是不能呼的。我说，要他速即回话。小姐只好乖乖地给我呼了。这类趣事，于我是一个偶尔，于平凹身边的文友们，则是朝朝暮暮。每从平凹的新作中读到一个故事，一个人物，相聚时必能找到出处，大家快活一通，平凹默坐着，一一认账。

平凹的研究者虽不如普通的读者那么多，却是专家学者、博士教授者流，甚至还有外国的汉学家，以一当百，一言九鼎，论述平凹的文章从主义，从流派，从情结，从意蕴入手，最后得出它的复杂、精深、玄奥和神秘。想起从平凹文友们嘴里出来的好听的掌故，于是在西安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个即兴的构想，想让平凹的文友们用知根知底的凭据和有别于人的见地，各自评点一番他的小说。以聪明、灵秀、妙趣、凝炼的文字，在贾氏的小说林中，充任一次义务的导游，这里有什么，这里又有什么，此人从何处来，此事又在何地发生。步入一片神奇的山地的人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土著，这样才会有不犯迷糊的保证。下次再聚，我把此

想告知依然在座的诸位，席间除平凹本人面带几分娇娘似的羞涩，见喜啊，穆涛啊，英文啊，还有把贾氏的《废都》介绍到法国并促其获得女评委奖的吕华啊，以及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拍摄大西北的童宁啊，大家都表示了衷心的拥护。一件新鲜事情的开头，就这样产生在西安城中一家秋风入窗的小酒店里。

说是新鲜，却是古老，因为天才的张竹坡、金圣叹、李卓吾、毛宗岗父子以及冯梦龙们早已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，而且创下一门学派，留下千古妙语，珠玑灿烂，魅力四射，以至文坛出现了无书不评的蔚然奇观。不过后来，此风渐绝，二十世纪的新文学，在借鉴西方的创作的同时，也借鉴了西方的评论。文章书籍刊印出来，要评就是宏篇大论，洋洋万言，独立发表在报刊杂志上，与中国古之特有的，只言片语的，发表在书眉页侧的评点模式大异。时有读过古书的文士，偶见奇书，喜之不禁，也曾仿效旧例，点而评之，却是孤芳自赏，至多供友人饭后传阅，酒间谈论，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小行为，将时光倒流到以手传抄的年代，并没有引起出版家们的注目和支持。

智者说，读奇书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智者又说，读妙评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奇书能引人入胜，妙评则是借票入门。“借彼舌根，通人慧性；假彼手腕，开人心胸。”这是袁宏道对于评点的评点。既然有这诸多的好处，评点这种令读书人愉快的形式何以断送在了今代，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。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的事情是如何将金圣叹们早已尝试过的文法，今天再来尝试一遍。

经过选择和自愿，参加第一批贾书评点的人中除了两位著名的美文家，孙见喜和穆涛，还有两位著名的学者，肖云儒和费秉勋，他们都是平凹最好的朋友，是眼看着平凹一步一步从丹凤走到西安，又从西安走向世界的知情人。对照最初的策划，可惜少了一个出口成趣、妙笔生花的方英文，此人一定是不幸陷入了一项无法脱身的事情之中。四位点评者以一

流文采，四样风格，分别在四部长篇的右侧，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一般读者此前绝难知晓的秘密。曾经读过平凹原作的读者朋友，请打开本书，沿着他们文字的指引，你会走进一个新的妙境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北京听风楼



贾平凹名作评点本

- 《浮躁》 孙见喜评点
《白夜》 费秉勋评点
《土门》 穆 涛评点
《高老庄》 肖云儒评点



穆涛与贾平凹：从水路走往《土门》吗？

《土门》评点者简介

穆涛，河北人。1963年生。1993年调入西安《美文》杂志社，现任《美文》杂志执行副主编。多次获编辑奖和创作奖。

写过小说、散文及文学批评，已出版的著作有：

《俯仰山地》（散文集）

《肉眼看文坛》（散文集）

《平凹之路》（散文）

《放心集》（散文集）

《名誉扫地——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失败》（译著）



野 莽 主 编

策划编辑：周百义

责任编辑：周百义

封面设计：何永妍



总 评

穆 涛

读书的乐趣止于读。如果将所读的写出“书评”，中间会佚失许多读的快乐。再如果是带着写书评的目的去读一本书，那情景便真的如丑女子出嫁，既被别人糟蹋了，同时也糟蹋了别人，因此，写书评基本上是一件相互亏损的工作。

评点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像在巷尾观赏街头的美人，百头攒动中只在意会心的那一个，或只留神会心的那些部分，随心拈来，不拘节数。但评点也是有忌讳处的，如金圣叹先生说的“夫意欲独传妙处，则只是画了半截美人，亦大可嗤也”。

《土门》是贾平凹小说中最薄的一本，我却以为是一本大书。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时候，我与他聊了好几天，但当年的读书界似乎反响不大。到了一九九九年，他的又一本小说《高老庄》出版之后，他的小说《废都》的法文译者安博兰(IMBOT—BICHET)女士打电话给我要他的新著，我顺手将《土门》一起寄去。一个月后，安博兰女士和 STOCK 出版社决定两部书一并出版，但是先翻译《土门》。

我在这里提出这个细节的用意是，我以为《土门》这本书是目前贾

平凹小说中最区别于他自己方式的一本。

当阿冰被拖下来，汪地一叫，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，我与狗，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。

那时候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，背负了如同排山倒海的浪，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。倾斜了的院墙下，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样吧？老冉收藏的博山陶鼎，以小鬼做成的鼎腿也是这样吧？五十年前的晚上，正是风高月黑，云林爷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，不想遇着了那只金钱豹，两厢就搏斗开来，豹的前爪抓住牛肩，牛头抵着了豹腹，谁也没能力立即吃掉对方，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——一夜的势均力敌——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堰下。我是不行了，我真的是难以再支持，后腰发酸，胸部涨得生疼，想到膝盖一弯就要扑倒，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。这是谁，拎不着，也扫不动的，得连泥带土铲起来，这是谁的肉饼呀？好了！蛮脸的警察提着警棒跑过来了！短短的腿。黄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。警棒并没有举，张开的嘴又合住，只透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……人群便向后斜去。——只要有风吹过，任何小草小木都要飘摇的。但现在，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，只有着阿冰在一声汪后又吭鸣了两下，如瘪嘴的老太太高声说过一句还要低声再唧唧唧唧，软沓沓的，是无可奈何的叹息。我是多么感念这两下余音啊，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，耸耸肩站稳在那里，眼前依旧又恢复了七月天里袅袅不绝的热线。水天一色。是的，水天一色，但远处并不是孤帆远影，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楼房，都在热线里开始变形，弯弯扭扭，如醉了酒的汉子。行驶而过的车，

这是贾平凹的小说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开头。本来，他并不喜欢这种太像小说式的开头办法，他曾经多次强调，他写小说不是在讲故事，而是要叙述或描述一段什么生活。依他的性子，可以从第二段开始才是他惯常的开头样式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或许是他太想变化一下自己了。

事实上这种变化也挺好的，开头的这一句话，极像美丽的少妇头顶上风韵别致的一顶小帽，又像一场大戏才开始，名角亮相后的第一声叫板，简洁有力，而且牵制全局。

思路一开始就彻底打开，像井喷，像飞雪，像控制不住的火势。不是有序地叙述，不是逐步渐进的，云一下子就密布了空中，有谁可以躲过这场雨。

这种叙述先破了传统的起承转合之法，不是那

一辆一辆，软和得失去棱角，似乎随时要稀化在那里了。四十米外的第一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，竟会有有一个小小的篱笆，用建筑工地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，种着菜蔬，栽着几株葵花。葵花开得金黄耀目。梵高！我当然知道，那个割掉了自己耳朵的丑陋荷兰人，他的油画就是这样的。他是在夏日里发疯的吗？夏日的太阳容易使人发疯吗？范景全是曾经坐着飞机俯视了全城的，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，“西京是以蜘蛛的形状建的。”这广场又是蜘蛛的哪一块部位呢？广场这么大的，学着外国的样儿，全植了草皮，但草皮并不完整，一块发绿，一块发黄，甚至有裸露着的肮脏的黄土，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。

爹是死了，有着铜包叶的旧樟木箱里，还留着爹的工作证，原籍的一栏是写着仁厚村三个字的。一生走遍了天南海北的铁道工，那个夏天退休回家，一坐在门槛上，卸了帽子就往下挠，脱了袜子又往上挠，说：嗨，最美的还是咱这儿嘛！在井台上摇着轱辘把的爷爷嘿嘿地笑，娃子，你终于晓得故乡了！爷爷把轱辘把撒了手，轱辘把哗哗地打旋转儿，咚地，桶掉进井里跌成碎片。父亲是一株老树，他到底还能叶落归根，而我充其量还只是棵弱苗子，却就要被连根拔起，甚至拔起了还要抖掉了根根爪爪上的土，干净得像是洗过一样！五年前修建这个广场，村人还热衷着把田地翻开来，掏出下边的沙，夜夜用马车运到老城东门口去出售，高兴着可以赚好多钱。而市长亲自为广场命名“城市广场”，在电视上讲述这个命名有着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象征意义，我们是怎样的参观过，向远在外地的亲戚们炫耀过，如炫耀我们仁厚村的菩萨庙会有明王阵鼓一样。但是，城市数年的扩展，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，建筑就如溶过来的铅水，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，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……做了一场梦似的，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。我们在西京里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！瞧呀，獒犬，圣班纳犬，秋田犬，牧羊犬，阿拉斯加雪橇犬，自得宠于人类后就只有主人没有了

类通常的脱衣舞娘，旋转着，旋转着，卸去一件又一件的衣裳，却是帷幕拉开，像聚光灯下舞蹈着的，已经毕露原形。

无形之中有序地交待背景。疾风骤雨中一个短暂的闪电，稍许映照了赶路人的脸，人是模糊的轮廓，脸却清晰的一亮。